



53

53 Jours

天

Georges
Perec

【法】乔治·佩雷克——著 汤城——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53 天

[法] 乔治·佩雷克——著
汤城——译

Georges Perec

53 jours

Copyright © Editions POL, 1989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HNUP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All rights reserved

豫著许可备字-2016-A-014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53 天 / (法) 乔治·佩雷克著; 汤城译.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649-3026-4

I. ①5… II. ①乔… ②汤…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8231 号

53 天

著 者 [法] 乔治·佩雷克

译 者 汤 城

责任编辑 萧 歌 王明娟

责任校对 傅红雪

封面设计 郑元柏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7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Georges Perec
53 jours



目 录

第一部分 53 天

第一章	5月15日	3
第二章	埃当普	15
第三章	地穴	25
第四章	复查	37
第五章	假设	47
第六章	探访打字员	55
第七章	丽兹·卡朋特	61
第八章	《K代表考拉》	70
第九章	黑手党	78
第十章	晕眩	87
第十一章	发掘	97
第十二章	可怕的假设	111
第十三章		119

第二部分 Un R est un M qui se P le L de la R

第十四章	125
第十五章	129
第十六章	131
第十七章	132
第十八章	133
第十九章 (以及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136
第二十二章	142
第二十三章	145
第二十四章和第二十五章	147
第二十六章	149
第二十七章	150
第二十八章	153

第三部分 创作笔记

第一部分

53 天

第一章 5月15日

城市仍然置于军队和警察的管控之下。

十天前，为了庆祝独立20周年，古拉罗的矿工在终身总统大道举行集会。八人死亡，包括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紧急状态宣布后，凌辱和暴行接踵而至：逮捕煽动嫌疑犯，禁止一切集会，搜查车辆，晚上6点开始灯火管制。同其他教育机构一样，法国学校^[1]也停课了。

平日正午至5点之间，格里昂塔市是一座死城，被酷热和寂静压得窒息，而现在，整天都是如此。往常傍晚这个时候，人们仍熙来攘往于和平广场的拱廊之下，而现在，咖啡露台几乎空了，着实让人感到异样。服务生一动不动，站在长满杜鹃花的马路牙后面，臂下夹着大圆托盘，装作没看见芬达广告牌前落座的几名军人。一周前，“巴黎”啤酒馆的侍者因为撒了一点蛋黄酱到共和国卫队少尉身上，就被狠狠地揍了一顿。格里昂塔的服务生一点不含糊，自那以后，跟军官暗地里较上了

[1] Lycée Français，专指法国政府在海外开办、服务法国侨民子女的法语国际学校。

劲^[1]：表面上热情备至，却想着法子磨蹭至少 25 分钟才端上一杯柠檬汁或水果冰激凌。

我几乎十天没有出门。只在每晚五点一刻到五点三刻之间，在市中心溜达一小圈，就为了听听鸟鸣。这时候，鸟成千地聚集在桉树林里，往常人太多，几乎是听不见的。上楼回家前，我顺便采购些食品。吉诺宁可早点打烊，也不愿意忍受警察每日三番两次的光顾。由于灯火管制，大部分老主顾和我一样，都宁愿待在家里。日子久了，就感到无趣。法语报纸停刊了，电视上，除了笑露金齿的终身总统和他珠光宝气、脸颊松弛的大块头夫人，再没有别的可看。在一小时的晚间新闻里，光这两人就出现了四十分钟，要么是他接见宾客，发表演讲，她为幼儿园揭幕，要么是他们一起参加招待会。剩下二十分钟，根据重要性递减，依次分配给内政部长（他被视为“正往上爬的人”）、安全部门的公报、农业改革委员会的会议、足球（国民运动）、文艺花边（孟非林少女之家的孤儿们为终身总统的访问或手工艺和旅游部组织的民间舞蹈国际大赛决赛准备花环），最后是天气预报——终年压抑的热带天气。

起初，我对这种无所事事——我是说，没什么特别的事——的状态倒也满意。过去每年到这个时候，日常生活的节奏就会被打乱——备课、改作业、开家长会，都是些折磨人的活儿，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这下就好比把翘首盼望的假期提前了七周，被迫放了假。我有不少阅读计划，比如罗森施蒂尔关

[1] 此处原文为 *résistance passive*（消极抵抗），与后文 *Résistance*（“抵抗运动”）相呼应。

于迷宫的论述、几本侦探小说、一册刚从巴黎寄来的填词游戏。可是，我对今天接到的特殊任务不仅不反感，甚至很喜欢。这对我来说是新鲜事，令我兴奋不已。

早上，我接到领事的电话，他想尽快见我，邀我到希尔顿饭店（这是公认最奢华的地方之一）的酒吧共进午餐。

12点差五分，我到了希尔顿饭店。约会定在12点（我对于提前或迟到太多有近乎焦灼的恐惧）。我穿了我那件浅灰色羊驼呢西服和领带，引来考古学院前巡逻守卫的大声讪笑。我不怪他们。确实，只有疯子才会在上午11点半穿着正装、打着领带走在格里昂塔市。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才挑好着装，自认为最适合这个场合，尽管它和天气并不相称。

希尔顿饭店前停了两台装甲车作为岗哨。一名身穿迷彩服、胖得出奇的士官拍遍了我衣服的缝合处，确认我没有携带武器。在旋转门的另一侧，大饭店前厅通常摆放带架书桌、供客人写信的地方，另一名军官坐在书桌后，要走我的护照逐页翻检，慢得叫人生气，然后扔在他的垫板上，用屈尊的神气告诉我，出来的时候归还。

酒吧里，无论客人还是吧台前后的侍者，一个人也没有。空调和暗影令人明显感到凉意。营造氛围的音乐甜腻到乏味（如果没记错，是根据一张老唱片改编的弦乐队作品，名为《雨落在科莫湖上》或类似风格的曲子），因足够低柔，并不觉得打扰。

我顺势跌坐在血红色、包浆完美的俱乐部沙发里，开始等待。这里不是市井小酒馆，我不敢拍手唤服务生。我环视

周身，试图回忆曾几何时来过此地：和贝阿特丽克丝？和蕾卡儿？和费德一家？似乎不经常来，而且只在我刚到此地不久的那些日子，因为依照我的品位我很快爱上了5月5日广场上摆着长椅的露台，或法兰西大道上意大利冷饮店的摇摇欲倾的紫藤架。然而，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装饰艺术家怀着对流行经典范式的尊崇，成功糅合了模式化的国际都市风格、必不可少的精英气派以及不可或缺的地方色彩：几幅虚构的罗盘地图复制品，表面泛着光，有些过分渲染“未知的非洲”和鬃毛怪兽，令人联想到大胆的探险家做过的古老幻梦。槌头双髻鲨标本以及羚羊角、犀牛头、象牙、巨龟的甲壳，给为压力所迫的商人带来盛大围猎和批量捕鱼的狂热气息。真品人造革沙发，乌木吧台，触目皆是的铜制品，雕刻的玻璃，蒂凡尼的吊灯，纯正苏格兰风情的地毯，向消费者保证西方伟大的生活艺术传统在此得到完整保留和严格遵守，他们在这里将得到“重要贵宾”的待遇，想不“重要”都难。至于原生态艺术，陈设就相对简朴，却具有代表性，四个赭红色双耳罐、几张面具、土耳其弯刀和原始部落的标枪，绣着阿拉伯风格几何图样的窄长条针茅吊毯悬挂在酒吧与大厅之间，充当了一面轻巧的墙。

快到12点10分的时候，一个身着黑斜纹布裤和红色绣花短上衣的服务生出现了。我点了一杯啤酒，他转身就给我端来，还送了橄榄和盐渍小吃的拼盘。领事始终没来。难道迟到他的一贯风格？

我对他并不了解。和其他格里昂塔法国侨民一样，我每年

两次收到领事馆的邀请，参加纯粹礼节性的园会^[1]。然而，我只在前年7月14日^[2]去过一次，我们不过寒暄了两三句。随后在1月份我又见了三次，每次时间都比较长，他请我负责格里昂塔展销会上的法国图书展台（鉴于祖国文化在此地的深远影响，这项工作既烦人又近乎无用，但好歹让我有机会公费去巴黎出了趟差）。我对他的了解并不比别人多。他来格里昂塔前曾在意大利一个小城履职，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他是人们常说的乐天随和的人，讲究吃喝，资深的葡萄酒专家。网球打得好，桥牌却很烂（这点与我正相反）。收藏矿石，偶尔进沙漠做几次短途探险，带回些好看的样品。他和我差不多年纪，四十岁，正当盛年，出生在鲁昂，祖先却不是诺曼底人，没能参加海军，提起来还感到惋惜。他的感情生活是人们的谈资，因为他妻子，一个高大金发、略带愁容的女人，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住在波尔多，带着两个还在上学的孩子。然而，在格里昂塔（不得不说，在此地，流言蜚语、中伤诽谤和道听途说构成殖民地社交生活的主要内容），不只一位长舌妇能拿出传言中他荒唐胡闹的证据。普遍认为他在高尔夫俱乐部（该市最富裕的街区，聚集了部长们的别墅）那边的一座宅邸包养了情妇，但如果这是真的，却也够低调的，从没有透露半点。至于他的政治主张，并不明晰，比外交辞令还要含糊其辞：私底下，他持自由主义观点，激烈反对终身总统的政治手段，同情跃跃欲试有所作为的工会运动者和学生；但在工作中，他言行

[1] 原文为英文 garden-party。

[2] 法国国庆节。

谨慎，近乎怯懦。在我来此地前一年，一名大学兼课老师给学生念《赤报》文章，当局还没来得及介入，领事就坚决要求把此人召回法国。他事后解释称，此人本来要受酷刑关监狱，并被驱逐出境的，多亏他才躲过一劫。

当地人习惯喝冰透了的啤酒，而我始终无法接受。我小口呷着啤酒，在此期间来了几名服务生，开始为“高级点心”摆台，这是连行色匆匆的顾客也不会错过的，接着端上了诱人的冷盘和甜点拼盘。我感到饥饿，失去耐心。

领事 12 点 35 分到的。他听说我等了四十分钟显得很惊讶，断然肯定他跟我约在 12 点半。他对我喝进口啤酒感到不快，说：“您难道不知道为了不让它变质，他们掺了什么东西进去吗？”自作主张要了两杯“白羽”。我平时喝不了威士忌，但这杯掺了大量汽水，已经被稀释了，十分清爽解渴。我们天南海北侃了几分钟。我注意到他特意没有谈及政局，审慎避开任何有关话题。一名领班来问我们要点什么菜。我让领事为我点了一份羊腿鲑鳕鱼配木瓜，和领事点的小牛肉肋排配菠菜比起来，我点的菜少了异域风味。他带着短促紊乱的鼻息，对着酒单看了好久，才选了一瓶冰镇意大利气泡红酒^[1]。我对这个不太爱国的选择感到惊讶。

他回答道：“我们法国的好酒到了这里就不是那个味儿了。很少能经受长途运输的，酒窖要靠该死的制冷才不致温度过高。我们大可点一瓶‘艾米塔日’^[2]，但很有可能口味滞重，不

[1] 原文红酒名为 Lambrusco。

[2] 原文红酒名为 Hermitage，意为“隐居之所”。

得不提前打开，甚至要滗一滗。”

我们起身挑选一样甜点和几份冷盘就座品尝。这时领事谈到我们这次会面的主题：

“塞瓦尔来看过您吗？”

我目光离开盘子，抬头惊讶地看着领事。

“塞瓦尔？罗贝·塞瓦尔？”

“对，就是他。”

定居格里昂塔的法国人都对罗贝·塞瓦尔有所耳闻，我也不例外。在这里，他可以说是我们的民族骄傲。在法国他写的侦探小说印数还经常能达到三十万。他来这定居已经有几年了，住在埃尔加扎勒饭店顶层的套间（要 125 皮阿斯特^[1]一晚！）。人们几乎从没在城里见过他。那些极少数有机会接近他的人把他描述成一个非同一般的厌世者。克洛泽读过他的两三本书，认为写得不坏，但不注重细节。至于我，尽管我是侦探小说爱好者——说真的，我尤其是英国作家的拥趸——我却从没有买他的书的冲动或想法。

“为什么他会来看我？我都不认识他。”

“显然，他认识您。你们上过同一所学校。”

我大吃一惊。

“塞瓦尔！我从没有过叫塞瓦尔的同学！”

“当然有！这只是他的笔名。您不知道？他叫雷阿尔，斯特凡·雷阿尔。”

[1] Piastre, 埃及等国的货币。

我仍然茫然地摇头。

“这个名字，完全没有印象。”

领事显得惊讶，几乎生气。

“您会想起来的。不管怎样，他的记性可是好得很。你们50年代初的时候一起在埃当普^[1]上过中学，初中三、四年级^[2]，整整两个学年。你们似乎还在一个叫勒玛吉的老师的课上做过同桌，据他说，勒玛吉是个十足的混蛋。”

“我50年代确实在埃当普念过初三年级，那个笨蛋勒玛吉我也记得很清楚。但雷阿尔？斯特凡·雷阿尔……”

领事瞅了眼他的表。

“听着，我时间不多。我乘7点的航班飞巴黎，走之前还有很多事要处理。但是我还是必须把情况给您交代清楚。”

他暂停一会儿，让服务生撤走杯盘。

“塞瓦尔上星期三失踪了。当时他在房间里和三个人打扑克。赌博是他极少的爱好之一，您知道么？貌似他有几次输了个精光。”

“但是赌博在格里昂塔是被禁止的。”我提醒道。

“这正是他来此地定居的原因之一。他被欧洲大部分的赌场禁足，但是他的赌瘾太强了。在这里，他只能玩扑克，在他的房间里，输赢很少超过一二百万旧法郎。”

“简而言之，有人电话找他的时候他正在打牌。他去卧室接电话。据其他三个人说，通话时长还不到三十秒。他回来

[1] Etampes, 巴黎附近城市。

[2] 法国中学学制为初中四年、高中三年。

后，让牌友们继续玩，不用等他或者边等边休息。他明确说要不了十分钟就回。他去了车库，让守夜人把他的车开出来，他则去找饭店值班的客服经理交涉。我们后来知道他拿到了一个半小时的通行证去了法国大使馆。

“其他三个牌友中，有一个是饭店总经理，查理埃。一小时后，他打电话给门房，确认塞瓦尔的确开车离开了埃尔加扎勒饭店。查理埃又接通了客服经理，不久，他们联系了法国使馆，对方确认当晚没有人电话联系过塞瓦尔，更别说召见。

“当然，我也是两天后才被告知的。期间，塞瓦尔的红色捷豹在阿尔兹尔街的停车场被找到。警察和使馆分别展开调查。我检查了他们找到的线索，什么也没发现。塞瓦尔既没有坐飞机，也没有乘轮船或火车。自从集会事件发生以来，所有移动的物体都受到严密监控，我们可以肯定这是真的。此外，没有听说公布任何绑架消息。官方调查仍在继续。不过是在几口井里探探，在环礁湖上捞捞，每隔两天司法警察署的小职员和使馆人员象征性地碰个头。事实上，他们根本无心去找，能找到什么才怪呢！

“说实话，这件事给我带来很大麻烦，其中原因您也许难以理解。塞瓦尔意识到他受到威胁，执意要告诉我。差不多三周前，他第一次请我到埃尔加扎勒饭店共进午餐。我对此十分诧异，因为他到这儿四年，给人留下刻意回避同胞的印象。

“餐桌上，他向我提到您。他说他在《挺进报》一篇关于我们展台亮相的文章里看到您的名字和照片，认出了您，问我您是专程从法国来办展览的，还是住在这里。他得知您在法国